

兵學權威蔣百里

●劉太希（國立政治大學教授）

東方將才非君莫屬

蔣百里留學德國，在軍中當見習連長，學識卓越，與登堡將軍嘆為奇才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說道：「拿破崙說，若干年後，東方必有偉大的將才，其人，可能是你！」與登堡，就是後來成為德國英雄，當選總統的那一位，與登堡的估計，和事實略有出入。蔣百里一生，沒有成為偉大的將才，祇是個優越的軍事學家。

論官運，他不得志，然論聲譽地位，却屬非凡。他三十多歲，便當保定軍官學校校長，在軍界地位，頗為崇高；後來做吳佩孚的參謀長，吳氏尊稱他為「先生」，每見必起立。國民政府成立初期，雖未任職，可是，抗戰前，代理陸軍大學校長，頗獲最高當局尊重。僅是這些職位，不足以說明蔣百里的特點，他的特點，是有所傳於後世。他譯「歐洲文藝復興史」，著「東方文化史及哲學史」「法西斯與民主」……等書，雖然很好，還不特色，其最受稱道的，是「國防論」。該書至今仍屬近代軍事學校數一數二的名著，而抗戰初期發表的「日本人——一個外國人研究」，更是一紙風行，膾炙人口。

文名千載戰場無功

這個一代的軍事奇才，畢生沒有機會，獲得功勳，官運尤其倒楣。據說他壯年時期，在上海，相士為他看相，說他「文名千載，而戰場無功」。那時，他正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來，各方爭相羅致，少年得志，那會相信相士的話，聞之大笑，不幸相者之言都說中了，莫不是命運註定？蔣百里於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九月初二日寅時生於浙江海寧，他的命格，究竟如何？信此道的朋友，不妨一算。說到海寧，你必想起錢塘觀潮，又想起米市的重鎮硤石。數十年來，硤石出了兩個名人：徐志摩的家庭，是當地殷富，蔣百里的父祖，却以讀書著述知名；祖父蔣光煦，藏書甚多，父親蔣琅，著有「泄懷集」二卷。

硤石才子中國之寶

蔣百里原名方震，十七歲，補郡學生員，後來，進上海經濟學堂，明年，轉學杭州求是書院，才華卓越，被譽「硤石才子」。桐鄉知縣方雨亭非常賞識他，稱他為「中國之寶」，又和杭州知府林迪臣，合力資助他赴日留學，進士官學校。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甚多，人材濟濟。在這許多人物中，他和蔡鍔、張孝準，被稱「中國三傑」。他在士官學校畢業，考第一名，照例獲日皇獎

軍刀，日本學生被奪去這項榮譽，認為奇恥。同期同學中，有一個後來是中國人所知名的，就是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。他在德國，不但獲得與登堡將軍的盛讚，而聞名世界的軍事家小毛奇，也期許他為最有希望的參謀人才。當時滿清政府駐德公使蔭昌，是他的老師，曾因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務，和他返國。假定那項任務能够成功，則不惟蔣百里一生事業，大大改觀，即中國和整個世界的演變，也必完全不同了。

原來德王威廉二世，為對抗英日同盟，擬聯合中國、美國，成立三國聯盟，他說：「世界上，德國最強，美國最富，而中國最大，這三個國家，聯同一致，其力量將控制整個世界」。蔭昌獲知此意，携同蔣百里返國，正是為了此事。清廷於是派唐紹儀赴美國，和老羅斯福總統洽商，可惜事情沒有成功。蔣百里個人，也沒有什麼收穫。蔣百里的一生，與其說是個軍人，毋寧說是文人；他雖是留日留德的陸軍學生，却也是梁啟超的弟子，而且是很得意的弟子。他在軍事上没有握得實權，在文化上却成了一些事業。他在上海主編改造雜誌，設立共學社，出版叢書。梁啟超、蔡元培等，在上海設講學社，他當總幹事；聘請外國的著名學者來華講學，如美國

杜威，英國羅素，印度泰戈爾等，都是顯著的例子。蔣百里讀古書，非常用心，一句句，親加標點，從不馬虎，他寫文章，下筆極快。當年桐鄉知縣方雨亭那麼看重他，就因方氏出了十三個題目，蔣百里一月之間，寫成數十萬言，「硤石才子」之名，因是大振。他寫舊詩詞，寫得很好。寫說理文章，輕鬆動人。譬如講國防問題，寫軍事理論，原是硬性作品，可是他寫活潑有趣，讀他的「國防論」等書，如讀小品文。蔣氏頗善修辭，胡適在「嘗試集」第四版自序中，就曾說過關於他的故事，原來胡適寫新詩「一笑」，開頭的幾句是：「十幾年前，一個人對我笑一笑。我當時不懂得什麼，祇覺得他笑得很好，那個人不知後來怎樣了，祇是他那一笑還在……」

蔣百里告訴他說：「那個人不知後來怎樣了」這一句，不如改為「那個人後來不知怎樣了」。胡適認為很好，照着更改。胡蔣兩人的文名，胡適的虛心，都可為佳話。

妙語預言日本必敗

蔣百里對於軍事，觀察深刻，其見解的精闢，往往令人嘆服。他的警語，多成名言，他說：「歷觀史實，民族的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配合者強，相離者弱，相背者亡——這幾句話，至今在國防理論上，仍被尊崇的。」「七七」事變後，他論抗日戰爭說：「感我祖先，中國有地大人眾之優越條件，不戰則已，戰即不能不用『拖』之一字，拖至東西戰爭合流，將敵人拖倒而後已。」事實證明他的話都說中了。他論日本必敗，其語

妙不可言，他說：「日本陸軍的強，是世界少有的，海軍的強，也是世界少有的，但是兩個強加在一起，却等於弱。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，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。」——他說這話的時候，很少人能夠了解。後來，日本海軍為與陸軍爭功，襲擊珍珠港，發動太平洋戰爭，卒歸失敗，大家才知蔣百里的話是哲理，不是玄虛。

他對於軍事的推測判斷，曾使一位聞名的記者，為之折服。「一·二八」淞滬事變之後三天，他和這位記者在上海法租界一家咖啡店喝咖啡、看報紙，忽然說：「六天後，日軍要有一個師團到達上海了。」記者問其故，他指着報上東京同盟社的電訊說：「日本陸相杉山，昨日晉謁天皇，這就是報告出兵的意思。依日本的運輸能力，以及從長崎到上海的水程，估計六天後，可運到一個師團」。果然六天後，日軍第九師團，到達上海。

蔣百里也很幽默。「七七」事變前夕，當局邀集各方賢達，在廬山談話，被邀人士，姓胡的有胡適，胡健中……等四人。四人在座，蔣百里來了，一本正經地說：「幸而四人，再加上一個，可不就五胡亂華？」

蔣百里父親歿後，家貧，十五歲那年，母親病了，他割下左臂的肉療親。在現代人眼光看來，這是愚孝，然在當年，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他當保定軍官學校校長，積極整頓，倡新風氣。後為段祺瑞排擠，領不到經費，又多方為難，憤而自殺，用手槍自射入左胸上，校醫搶救不死。這番自殺，有人說他因有誓言在先（他就職後，聲言如果不能將保定軍校認真辦好，將自殺

以謝國人。），為踐誓言，故而自殺。有人說他太衝動，不夠堅忍，這種缺點，就是他生平，不甚得志的主要原因云云。他的性情有點衝動，是事實。不過，他很熱情，很愛國，也是事實。抗戰開始，他在上海寓所，得獲了消息，對友人擲杯而言曰：「我自幼要看中國翻身，這番老夫要拼老命了，讓我們戰至最後一人吧！」遂赴南京，將自己的汽車，獻給政府。

或成或敗切勿談和

他有很好的記憶力，很強的觀測力，很高深遠大的理論，祇是沒有實際帶兵魄力。他的才調很高，理想很大。當他少年時期，他的老師，即杭州求是書院的院監陳漢第就看出這一點，勸他鋒鏘不可過露，他終身記得老師的話，加之多年挫折，頓悟人生，自己起了個別字，叫做「澹寧」。中年以後，耽於佛理，曾居衡山，與上封寺方丈寶生談禪，非常投契。他出身軍人，本質文人，兼通佛理，他具有多種傾向，也許這多種傾向，令他的內心矛盾。

民國二十七年，他奉命代理陸軍大學校長，各方對他期望甚高，而他自己，亦很快慰，滿望一番展布，不負生平所學，怎知戰事漸緊，陸大由湖南西遷，車經柳州，他病了，十一月四日，在宜山逝世。主持陸大，不過一年。他沒有兒子，祇有四位女兒，夫人左梅，是日本人，嫁後忠於丈夫，忠於中國，生活習慣，也完全中國化。蔣百里生前論抗戰，有一句名言說：「勝也罷敗也罷，祇是不要向敵人談和。」